

月 吟

弦似银钩，魄似蛾眉。
风箫声动新月。

南风有翼，夜景阑珊，月下沉吟谁念。
销魂出匣定千古，凤鸣千仞动苍天。

卿妃
著
QINGFEI
WORKS



下
月
吟
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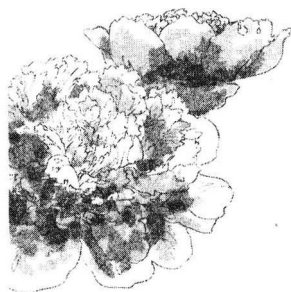
卿妃

著

QING
FEI
WONG

目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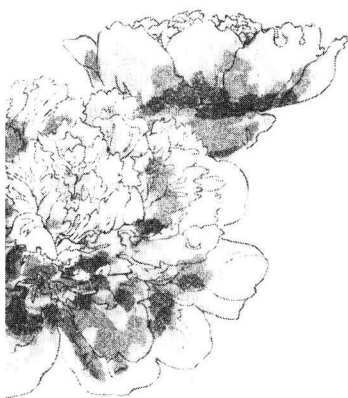
楔 子	001
第一章 一炉香尽 又更添香	003
第二章 秋到干城角声哀	013
第三章 画眉啼血坠寒枝	027
第四章 一双锦鲤分东西	037
第五章 风波十万 过眼云清	047
第六章 十年踪迹十年心	054
第七章 秾艳一枝细看取	069
第八章 鬼灯如漆惊暗鸦	080
第九章 月箫声动 弄墨九重	102
第十章 长碧入云月如钩	114
第十一章 抚松堂定天下计	127

(上册)

第十二章	夜景阑珊云翼然	138
第十三章	风雨连江 秋饮花露	152
第十四章	香饵一粒穀纹起	165
第十五章	气吞残虏战穹苍	175
第十六章	今夜西风入闽关	1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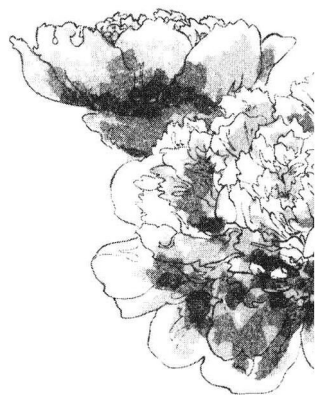
第十七章	万灶貔貅 气吞区宇	203
第十八章	何惧风刃剪寒霜	214
第十九章	等闲笑看横云度	224
第二十章	谁与争功千载后	234
第二十一章	轻暖轻寒 至亲至疏	246
第二十二章	一枝梧叶乱秋声	256
第二十三章	闲云卷舒清风醉	268
第二十四章	一钩淡月夜难眠	280
第二十五章	青岚已逝 建州风起	288
第二十六章	莫道清风无市价	299
第二十七章	时辈推迁微雪至	316





(
下
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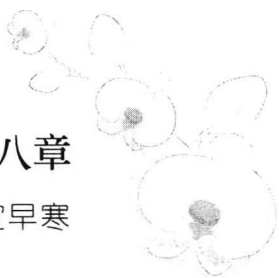
- 第二十八章 红炉焙酒宜早寒 331
- 第二十九章 两重心字 一剪相思 347
- 第三十章 无心水逐多情柳 357
- 第三十一章 一世情缘付流沙 376
- 第三十二章 但笑风流谁人省 389
- 第三十三章 浅吟未了 惊心又歌 403
- 第三十四章 恰似冬风染春碧 421
- 第三十五章 莫与狂风妒佳月 432
- 第三十六章 舟行浅滩惊浪回 440
- 第三十七章 上元如画 入画云裳 454
- 第三十八章 万里诛杀万里云 464
- 第三十九章 踏破故国好风光 474
- 第四十章 东君吹雪上梅梢 500



第四十一章	春心初绽 一水连心	509
第四十二章	只缘此身于梦中	524
第四十三章	一轮明月正梢头	543
第四十四章	风吹云过见真章	556
第四十五章	墨香一萼 坠露飞萤	571
第四十六章	莫道仲夏不悲秋	582
第四十七章	行云无影月生风	594
第四十八章	不如不遇倾城色	603
第四十九章	典尽春衣画流年	616
第五十章	千里烟波随君去	622
番外一	乱花渐欲迷人眼 所谓的真实	631
番外二	百丈潮头定风波 谁家天下	639
番外三	遥山云起夜雨迟 家	645
番外四	蓬莱若探人间事 后来的后来	651

第二十八章

红炉焙酒宜早寒



“小姐，举臂。”

云卿半垂着睡眼，任由张嬷嬷摆弄。月亮还挂在天上，这厢就要上朝了，真是惨无人道的酷刑！

半梦半醒之间被人轻轻一推，云卿闭着目，眼皮都懒得掀开，“唔……睁不开眼，嬷嬷扶着我走吧。”

凌翼然向张嬷嬷递了个眼色，伸手环住了偷懒的某人。再见她耷拉着脑袋，即使迎着风也不肯睁眼，微微缩在人后的模样，凌翼然不禁勾唇一笑。

“抬脚。”他轻声提醒道。

云卿抬起右脚，刚要跨过门槛，脑中警钟忽地敲响，猛然睁眼。

“你！”她偏首看向右侧，凌翼然笑得格外扎眼，她心头不禁蹿起一把火，“你什么时候来的？！”

“早就来了。”他答得爽快。

甩开他的搀扶，云卿回身怒视偷笑不已的张嬷嬷，暗责自己大意。这府里她就是个光杆司令，房里伺候的是允之的乳娘，贴身行走的是无焰门里的言律，是不该有一丝放松的。

她长叹一声，透过雾气向东边院墙看去。门虚掩着，那边就是宁侯府，非但只有一墙之隔，而且还正大光明地开了个门。

总有一天要把这个碍眼的门堵上！

暖车里横置矮桌，云卿端着小巧玲珑的白瓷碗，看着一桌美食，不禁揣测，这人是不是有意用舒适生活来腐蚀她的意志啊？

见她瞪着饭桌的傻样，凌翼然心情颇好，形状优美的桃花眼闪着讥诮，对六幺道：“再添一碗。”

可恶，他胃口倒好。云卿夹起一块腊肉，就着白饭一阵猛扒。

月沉吟

“大人。”一边的言律又开始唠叨，“请大人好好练习，不要再偷懒了！”

偷懒？她怎么偷懒了？云卿咬着筷子，斜他一眼。

“对对，怒目而视就很爷们儿，千万不要桃花笑了！”

云卿有意逗他，偏嘴角一扬。

言律双手哆嗦，猛地将包子撕开，“桃花精，你能不能笑得假一点儿？”

假？云卿端着饭碗，试着弯起眼眉。

六幺手中的瓷碗落地，一地白饭。

言律贴合甚紧的假面不住抖动，“殿下！我不管了！不管了！教了四天还是原样，哪有这么笨的！”

凌翼然面无表情地接过六幺重新添来的米饭，凉凉地瞅了她一眼，“打从眠州回来后，卿卿笑得就不同了，嗯？”

云卿咀嚼渐止，想到这几日的甜梦。已是腊月，算算修远也快来了。想到这，她不禁胃口大开，活动筷子向最后一块腊鱼进攻。哪知还未触及，就只见白影闪过，盘内却已空空。

云卿眯着眼，对上那抢食的冤家。凌翼然挑衅地扬了扬眉梢，如墨黑瞳显出几分凝重。

“哼。”他俊美的脸上浮着一层寒冰，“很好啊，是不？”

自从与夜景阑互表心意后，云卿整个人好似伸展开，心底的郁气也渐渐消散。她甜甜一笑，“嗯，很好！”

言律瞪着一脸桃花笑的她，怒吼一声，道：“朽木不可雕也！”

云卿无奈地耸耸肩，举起筷子向下一个目标逼近。咦，又不见了？

下一个，下一个，又被某人抢先夹去。

她怒目相向，他满脸阴郁。

云卿冷笑一声，举箸佯攻，下筷的瞬间再快速转向另一盘佳肴。凌翼然唇边扬起讽刺的笑，将整盘端起，全部扫进了自己的瓷碗。

“你吃得掉吗？”云卿瞪他。

“当然……吃不掉！”

“你！”她将瓷碗重重放下，气饱了。

“吃完。”凌翼然调笑之色全无，他眼中精光四射，扬起别有深意的语调，“因为今日会很长。”

咚！咚！咚！咚！

重鼓擂响，五更已到。奉天门缓缓打开，百官相继入朝。

“丰大人！”何猛迈着大步闪过众人，叫道，“大人，早啊！”

“娄敬，早。”云卿低应一声，与之并肩迈过二朝门。

凌翼然一人行在前方，不似三殿下前的前呼后拥，不似七殿下前的重臣环绕，那道红色的身影游离于众人之外，径直走着，甚至都不与文书院的寒族官吏相交。只是那红色的身影并无丝毫孤独之感，反而显出满满自信。

寒风中传来阵阵嗤笑。

“啧，还没死啊！”

“到底是寒族，就是耐得住寒啊！”

空荡荡的青穹殿外，一人挺腰直跪，孤瘦似竹。

“谢编修……”何猛疾步上前，俯身欲扶地上那人，不想却被轻轻推开。

“别碰我。”地上那人虚弱开口，冷冷地瞟着何猛，毫不掩饰眼中的厌恶。

“子云，”何猛高壮的身体猛地一僵，“你何必……”

谢林，字子云，文书院八品编修，世代寒族。正是楠木一案中，将秋启明死告到底的谢家长子。此案不了了之后，谢林的父亲便吐血而亡。三日前早朝，这谢林忽然跪在殿外，要求还谢家一个公道。而青王则熟视无睹，任由他折腾。今日是第四天，应该已是他的极限。

“华族走狗，吾不屑与之相交！”谢林尖锐地道，何猛摇首后退。

云卿冷冷扫视，以命相搏只为讨个说法？迂腐！卧薪尝胆、先谋后动才为上策。

她扯住呆愣的何猛，“进去了。”

殿内还有些阴冷，众臣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时不时地看向殿外的谢林。

“恭敬。”云卿看了看身侧一脸伤痛的何猛，“你和谢编修认识？”

“是，下官与子云是同窗。”他目带悲切地看向殿外，“下官资质愚钝，在书院经常被老师责骂，而子云天资聪颖，每次都是第一。不过，他非但没有瞧不起我，反而抽空帮我补习。五年同窗，我和子云已亲如兄弟。可是……”何猛以袖掩面，声音越发沙哑，“我没脸见他，是我太懦弱……”

“恭敬……”云卿刚要出言安慰，忽听殿外一阵骚动，谢林身边齐齐跪了一地，皆是文书院的寒族编修。

“董相！”礼部尚书魏老头局促地靠向董建林，执笏指向殿外，“为首的那人叫路温，就是常麓书院郝挺棹的学生。”

“哼。”左相不屑地扫视，“一群虾兵蟹将还想翻江倒海？”

文书院倾巢而出？云卿看向凌翼然，他不可能毫不知情吧。

凌翼然依旧懒洋洋地站着，一如以往的闲散模样。没过多久，一个暗色身影向他靠去，原是任职于司天监的章放。

云卿微微皱眉，想这章放早年就跟在允之身边，可谓尽心尽力，为何被允之安插在一穷二白、毫无前途可言的天文局做一名五品小官？

正思量着，就见凌翼然勾唇一笑，相当惬意地颌首。

“孤直罪臣路温，请以左相、詮政院院首董建林十大罪为王上陈之！”轻寒的殿外飘荡着清亮之声。

轰的一声，殿内炸开了锅。詮政院一列，以礼部和工部尚书为首，各官纷纷跳脚，走到殿门边叫骂，“尔等竖子，竟敢出言诬蔑当朝一品大员！殿外叫嚣，此乃漠视王威！”

“其一，”路温对此置若罔闻，他打开奏章，清了清嗓子，这一开口竟将聒噪声都压了下去，“董相早年任工部尚书，穷土木以役百姓，堪称青国之蠹……”

自路温开骂之时，帛修院朝官们就窃窃私语，右相更是幸灾乐祸地看过来。董建林不甘被嘲讽，硬是转身与之灼灼对望。

月沉吟

“其二，”路温义正词严地大吼，“暴行有作，沦灭天理，残杀常麓书院郝挺棹等六名君子……”

“宁侯！”随着殿外列举的罪状越发惊人，董建林终于耐不住了。

凌翼然懒懒道：“董相何事？”

“您也不管管？！”董建林一挥白笏，差点儿扇到云卿的脸上。

“管？”凌翼然打了个哈欠，“董相又不是不知道，本侯平时只是在文书院混日子。连董相都管不了，本侯又怎么有本事管呢？”

“是啊，是啊。”容相笑容可掬地走来，很是亲密地拍了拍董相的肩，“身正不怕影子斜，左相又何惧呢？”

“其九，”殿外又是一声怒吼，“逆臣僭越，乱烈侯之耳目，动国运之根本……”

一字一句尖刻入骨，骂人不吐脏字，却又切中要害。文辞之锋锐，让人拍案叫绝。云卿以袖掩面，偷偷向列侯看去。果不其然，三殿下刚毅的脸上布满阴霾，一副想要吃人的模样。反观那一位，殿外骂得越响，七殿下笑得就越温善。他不时偏首看向上座，看样子是期盼王上尽早到来。

若说前面八条是往骆驼身上堆放重物，那这第九条可谓是最后一根稻草，终于把骆驼压倒，也终于把佞政院众人惹毛。

“浑蛋！”礼部尚书魏老头挽起袖管，向后一招，“多说无益，诛毙小人！”

一呼百应，气红眼的佞政院众人提着笏板就一拥而上，场面太壮观了。平日里衣冠楚楚的礼官们张牙舞爪地扑上，使出花拳绣腿一阵猛殴，狰狞的模样让云卿想到了一个词——衣冠禽兽。

她向后退了退，站在了无人注视的角落，见凌翼然四平八稳的模样，面上没有丝毫表情。

引发今日朝乱，他要的究竟是什么？

“御令到！”尖细嘹亮的嗓音在青穹殿里响起，那头还打得不亦乐乎。

“众位大人，成何体统！”内侍得显一挥拂尘，扬声喝止，“殿卫，还不上前阻止！”

喧嚣过后，只见参与殴斗的佞政院众臣胡须凌乱，而跪直在地的文书院年轻编修们则鼻青脸肿。

云卿瞠目结舌地看着貌似手无缚鸡之力的老老少少，暗暗惊叹人的潜力之无穷。她捂着嘴，硬是忍下狂笑的冲动，正了正脸色，站到斗战先锋魏老头的身后，拱手而立。

“王上连日操劳，微恙在身，今日罢朝！”语声在空旷的殿内回响，四下悄然。

青王登基二十三年以来从未罢朝，是一位百年难遇的勤勉君王，怎么今日突然罢朝呢？

“请众位大人行止得当，勿让我王病中起忧。”得显冷冷出声，“另请烈侯、荣侯、宁侯三位殿下移驾御书房，王上有事商议。”

青穹殿与御书房之间远隔千米，纵使文书院编修声嘶力竭，青王也听不到

啊。云卿轻轻摇首，看向面色如常的凌翼然。

终究失算了吗？

不待她细思，却听殿外一声高喝，“清傲罪臣张仪，请以右相、帛修院院首容克洵四逆六罪为王上陈之！”

云卿瞪目结舌地望去，初升的冬阳下，一众寒族编修人人手持奏本，个个昂首挺胸。透过清澈的晨光，她终于看清了，也终于明白了。

这些编修是来玩命的，不成功便成仁，这是一次死劫！

“容克洵惑乱朝纲，诡作百端，罪大恶极……”

不仅是她，满朝文武的目光都被这一群瘦弱书生所吸引，众目惊愣。

“不可参与。”耳边响起轻语，云卿偏首，却见微厉的桃花目。

“不可参与，切记。”凌翼然再次提醒。

不可参与什么？未待她出声询问，红色衣袍便飘然而过。

“儿臣参见父王。”

安静的御书房里，回荡着问安声。烈侯凌准然偷瞥一眼案边，见到本该抱恙的青王凌准正批阅奏章，且毫无病色，他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看来父王是不想理会那群“疯狗”才罢朝的，还好，还好。

“翼然。”青王目不离卷，沉沉开口。

“儿臣在。”

凌准重重搁笔，低声斥道：“跪下！”

荣侯凌彻然看着乖顺伏地的九弟，不禁心情大好。他自幼嫉恨凌翼然，即便将其踩在脚下还是不解恨啊。七殿下得意地转眸，暗自期盼着父亲的怒骂。

“准然。”出乎老七的预料，青王并没有理睬小九，而是看向暗自庆幸的老三。

“儿臣在。”凌准然看了看脚下，刚放下的心又纠结在一起，轮到他的吗？

“孤问你，”凌准抬手指向青穹殿的方向，“此事该如何了结？”

什么？

同样的惊问出现在老三和老七的心底，转眼间，两人又都明白了：这是一次王试。

凌准然思忖了片刻，郑重开口道：“儿臣以为寒族不分尊卑，无视王威。文书院众官应革职查办，不可姑息养奸。”

三哥啊三哥，你这样蠢钝，让我怎么好意思全力相较啊？凌彻然唇边浮起讥笑，你当父王是怕事才罢朝的吗？若开了朝议，那华寒二族必将死斗，不给个最终判定两方都不会罢休。而父王却是想维持以往华贵寒贱的局势，这才称病不朝啊。你如今却想要断了寒族的官势，这不是反着毛捋吗？

“彻然，你觉得呢？”

就等这一问，荣侯自信满满地倾身，“儿臣以为此事由楠木一案而起，父王不如让洛太卿亲审以示公平。”审了又如何，洛寅早已投奔到他门下。再审一次不过是走个过场，堵住寒族的嘴罢了。

“哦？”青王颇为玩味地看着老七，“彻然不怕秋启明被判有罪？他毕竟是你的表哥啊。”

月沉吟

凌彻然义正词严地回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是他？”

“嗯。”凌准不住颌首，“好，很好。”

凌彻然嘴角泄出一丝得意，含笑瞥了一眼老三。凌准然暗自磨牙，恨不得将巧言令色的老七碎尸万段。

“可是，”青王凌准突然转了语调，冷然开口，“你们真当只要罢几个官、审一次案就可了结此事吗？”

森寒的语气让暗斗的两人一个激灵，猛然回神。砰砰两声，二子齐齐跪地，“儿臣知错。”

“各地华族张扬跋扈，京师子弟更是骄纵上天！看看！你们都睁开眼睛看看！”凌准拍案痛骂，“这一百一十二本奏章说的都是华族如何欺男霸女，如何掠地占田！”他从袖中抽出一块厚厚麻布，扔到老三的脸上，“这是西北万县的千人血书，说的是你的母族如何欺压百姓！”

凌准然心跳一滞，额上浮起冷汗。

“这仅仅是孤回朝那天看到的，还有多少是你们私自扣下、秘密销毁的？”凌准重重拍案，惊得殿外内侍个个发颤。

“儿臣知罪！”

青王喘着粗气，手掌不稳地端起茶盏，“三日了！”他抿了口茶，润了润嗓子，“各州县书簿、行人已罢官三日了！”

此言一出，老三和老七齐齐瞪向面色如常的凌翼然。

书簿乃是低层文秘书官，同京师的文书院一样，承担着起草文书与整理文案的工作。而行人则是往来于都城与州县之间，传递奏章的小吏。这两个官职看似轻微，甚至没有品级，实际上却搭起了王国政通的骨架，可谓官小却责大。

而书簿、行人罢官，反映到京师的便是奏章骤减，小九他不可能一无所知！两人怒目相向，凌翼然撇了撇嘴，无辜地看向他们，“此事已在第一时间禀明父王，翼然并无丝毫隐瞒。”言下之意，找人算账别找他，冲着那位去吧。

谁敢怪那位？想掉脑袋是不是？老三和老七闷声不响地再次趴下。直到两腿麻木，两人忽听一声叹息，“准然、彻然，你们先退下吧。”

老三和老七颤颤站起，齐声道：“儿臣告退。”

他们强作姿态，互不相让地走出御书房。不似凌准然疾步前冲，凌彻然留了个心眼，放慢脚步，竖耳倾听殿内的动静。

“混帐东西！”只听杯盏砸落，凌准怒声再起，“就一个文书院都管不好！翼然你太令孤失望了！”

好，很好。凌彻然勾起嘴角，脚步重归轻快，优哉游哉地向前走去。他面上带着笑，走在冬阳轻暖的廊下。忽地只见得显抱着拂尘慌慌张张地跑来，还不待他询问便跑入御书房。何事如此惊慌？凌彻然皱起了淡淡的眉。

“什么？！”青王猛地站起，怒目看向气息未定的得显，“你再说一遍。”

王上是真的怒了，跟随他数十载的得显低下头，“青穹殿口角引发百官群架，文书院编修谢林被活活打死了……”

“咳……咳……”凌准掩住双唇，身体剧烈颤动。一口鲜血喷涌而出，染得手掌一片黏稠。他生怕病态被凌翼然发觉，仓皇俯视，却见地上那人并未抬首，

只是那么安静地跪着。

得显掏出绢帕为凌准擦拭手掌，而后又向后退去。在宫里打死大臣，这分明就是无视王威，怪不得王上如此愤恨。

终于死了吗？微笑在凌翼然优美的唇畔飞扬。父王啊，华族的真面目您看清了吗？为了他们自身的得失，甚至可以无视您的权威啊。儿臣布了这个局，就是想为您擦亮双眼，猛虎不可卧于榻下。今日他们能杀了您的臣，明日就能夺了您的命。您看清了吗？谢林的血把您浇醒了吗？

那日他将各地小吏罢官一事呈上，为的是试探。若父王当即拍案，下令彻查此事，那便说明父王对华族还是忌惮的，还是倚重的。若忍下不动、有意放之，那便说明父王已动了心思，想要借此大做文章，削弱华族势力。

事实证明，父王选了后者。而他只是添了把柴，让大火燃得更旺些罢了。烧得越旺，也就越有利于寒族出身的他。

凌准不是傻子，喘了一会儿，终于明白了。他看向俯首不语的儿子，半晌，迸出大笑，“好啊！好啊！”

青王围着凌翼然绕了个圈，“小九啊，你什么时候看出来的？嗯？”语调中竟有几分惺惺相惜之感。

“儿臣弩钝。”凌翼然的身体俯得更低。

“哼！”青王重重吐气，胡须微颤，“装傻！死小子！”他一脚踢向凌翼然的后背。

“父王英明。”凌翼然回过身，跪着仰视凌准，“天重元年大兴书院，天重三年力排众议开寒族科举，赐予官职。天重五年设文书院，揽各地寒族才子入都参政。天重十年颁布畅言令，市井小民皆可议论政事。天重十二年削减商税，兴洋洲为商贾重地。父王之深谋远虑，让翼然为之折服。”

凌准含笑视下，这么多年了，他细细考虑、精心策划，只有这个儿子从政令中猜出了他的心思。暖儿，暖儿，凌准心中涌起热流，你给孤生了个好儿子啊。对不起，孤不能实践那份诺言了。小九他更适合这王宫，更适合这……

按捺住心中的欢喜，凌准想到了一个问题，他微拢眉头，沉声道：“只是，还缺了一样啊。”他又何尝不想拔掉心头刺，一扫二十年来的憋屈？只是寒族的爆发，还不足以震慑华族，还缺……

“天重我王，国运隆昌。”

脚下那人忽地开口，凌准暗叹：此儿类我，果知孤之忧怀。

凌翼然沉声道：“父王乃是天授之君，天时必助！”

凌准眯起双目，探究望去。原来这孩子要的不是单臂拳，而是连环脚。

虽然他不愿承认，但却已是第二次落入了小九的套。

他老了，真的是老了……

文书院的编修为何不分轻重地激怒台阁二院，又为何打不还手？

云卿握紧双拳看向殿外，百十号老少围着几十个年轻编修拳打脚踢，可谓人多壮胆，连平时最文弱的官员也一副嗜血模样。再这样下去会死人的，她心头一颤，向前迈去。

月沉吟

“丰侍郎。”聿宁叫住她，“关于定侯礼侍问题，本官还想和你聊聊。”

心知他是找借口将自己拦下，云卿只得举步上前，“大人。”

“云卿。”聿宁面色如常，语调却渐冷，“欲成大事，不可心慈手软。”

她眉梢微动，怔怔地望着他，“元仲……”

“牺牲已是必然。”

耳边回荡着这句淡言，云卿心绪缭乱，一时难以平静。

激涌的人潮拥堵在殿门外，让其他官员进出不得。上官司马挑着扫把眉，讥讽地看着面色苍白的左右二相。洛大人则目不转睛地看着施暴的官员，似在算计什么。

“父亲大人。”一声隐忍的低吼从身后传来。

云卿偏身一瞧，何猛站在何岩身侧，低声道：“我想……我想……”

不苟言笑的何御史直直看向殿外，面色依旧冷硬，“娄敬，你的弱点就是太优柔寡断了。老夫既能将独女嫁于你这一介寒族，又岂会对寒族庶士寄以白眼呢？”何御史说这话时，目光落在了两相身上，毫无惧色，“想做什么就去做，不必事事询问。”

何猛冲他深深一揖，大步流星地冲进殴斗的中心，“子云！子云！”

“何大人，”董相冷冷道，“你可要想清楚啊。”

何御史瞟他一眼，甩袖背身，侧脸透出坚毅。

“子云！”何猛大吼一声，冲入人群。疯狂的人们突然向后退去，而谢林已被打得不成人形。

“子云……子云……”何猛抱着面目全非的谢林，含泪道，“子云……”他颤着大手不停地抹着从谢林嘴角溢出的血，“太医！太医！”沉厚的吼声在青穹殿外回荡。

云卿走上前，俯身探向谢林的颈脖。

“子云……”何猛喃喃着，将谢林打横抱起。何猛挺直腰杆，好似鹤立鸡群，“太医！太医！”

“娄敬。”云卿一把拽住他。

“让让！”何猛像一头蛮牛，撞开了数人的包围。

“娄敬！”云卿手上加力，逼得他回头，“谢编修……”她叹了口气，“已经去了……”

何猛愣了一下，挣开拉扯，向前跑去。

“拦住他！”礼部尚书魏老头大吼道，他束冠歪斜，目露狠光，“事已至此，大家还能怎样？！”

“还能怎样……还能怎样……”吼声在广场上回荡，一众官员如梦初醒，决绝狠戾取代了先前的呆愣惊慌，个个捋起袖子，目露杀气。

不好，是想一不做二不休了。

云卿跃过何猛高大的身体，张开双臂震开左右偷袭。

“大人！”何猛感激出声。

云卿从袖管里取出白笏，淡淡地扫过一张张嗜血的面庞。她双臂运力，气冲掌心。只一下，白笏就完整地没入青石地。

允之，你的意思我已明了，那位肯定也已知晓。一个谢林就够了，不用再牺



性下去。

她冷冷看向众人，“再上前者犹如此笏！”

众人不敢上前，怒目相向，好似围猎的豺群。正僵持着，就听殿内传来一声，“王命到！”

殿外急急跑来一队御林军。

“众位大人还不跪听圣意？！”得显怒喝。

朝官们极不情愿地步入大殿，云卿扯了扯何猛的衣襟，与他一同跪下，身前平放着谢林渐渐冷却的尸体。

“众卿无视王威，聚众殴斗，孤病中疾首。特命三阁今日不必上职，长跪青穹！”得显一口气道出口谕，四下一片寂静，“文书院编修殿前妄言，紊乱朝纲，罪不可免，同责相罚。”

此言一出，殿内传来轻笑，刺耳刺心。

“为何？”编修们发出切齿之音，“为何？”

云卿垂眸，看着何猛厚实的手掌狠狠握起。

“为何？”他一直念叨着这两个字，敦厚的面容染上一层厉色。眼见御林军将谢林抬下，他重拳落地，砸得青石板出现裂纹。

相信这样的疑问渗入了每个人的心底，只是……

云卿看着面露不屑、轻松理冠的台阁官吏，他们该是认为众拳杀人，其中罪责王上难以计较，此事就以罚跪结束吧。

脸上的乌紫红肿却掩饰不去文书院编修眼中的怒焰、眉梢的不屈，恨意更盛。

她看了看身侧挺直背脊的何猛，真像谢林啊，他终是觉悟了吗？权争中从来没有中间派啊，从来没有。而何猛一旦选了边，就连带着何御史选了边，也就逼着监察院选了边。

允之，你这剂猛药下得可真好，震醒了多少人，又麻痹了多少人。

王为何对华族一纵再纵？

若她没猜错，这就是所谓的“捧杀”吧……

冬日里昼短夜长，责罚终于过去，众人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了大殿。那些文弱书生，只跪了半日就晕倒了大片，连领头斗殴的魏老头都累得打了摆子。只可怜了那些本就有伤的编修，跪了一天再行路不免狼狈。

“不用你扶！”路温沙哑道，挥袖甩开何猛的搀扶。

这次何猛没有沮丧，也没有辩解，不容拒绝地拎起他，又一把扛起另一名几近奄奄一息的编修，面色坚毅地向前走去。

“我说不用你扶！”路温还在挣扎。

“不要你假好心！”又一声斥责。

“你是聋子吗？”语调有些无奈。

“你……你……”声音终是弱了下来，三人渐渐远去。

走出午门，云卿刚要上轿，只听一声大吼，“丰侍郎！”

她停住脚步，诧异地望去。

“丰少初。”秋启明语调轻快，很是亲热。

月沉吟

云卿拱手行礼，“少侯爷。”

“少初何须多礼？”秋启明边说边要伸手捉她。

云卿便不留痕迹地向后轻退，躲开了他的碰触。抬起头，正好攫住他眼中闪过的疑色。

秋启明上前一步，咄咄逼人地开口道：“今日是我寿诞，还请丰侍郎赏脸一聚。”

云卿瞟向远处，却见振国侯府华丽的车驾边停着数十顶轿子，探出头的不仅有那日的几名帛修院官员，更有诠政院左相麾下的几位干将，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弹冠相庆了吗？杀人后的寻欢，人性的堕落。

想到这她浮起假笑，微微倾身，“云卿恭贺少侯爷寿辰，只是……”

“只是你自视清高，不愿与华族共席？”秋启明霎时变脸，语带威胁，“丰侍郎，本少爷请你是给你面子，你不要给脸不要脸啊！”

他挥掌就要按住云卿的肩，忽地从身后冒出一只手挡住了秋启明的动作。

“秋少侯。”凌翼然瞅了她一眼，漾起微笑，“少初年纪尚幼，若有得罪，还请少侯卖本侯一个面子，不要同他计较。”

“本侯”二字咬得很重，凌翼然难得露出锋芒。

秋启明看了看他，慢慢放下手臂，“难道丰侍郎是个姑娘家，就这么碰不得？”

语调尖锐，让云卿不由一震。

“是啊，当然碰不得。”凌翼然搂住她的腰，笑得暧昧。

云卿僵直身子任由他做戏，凌翼然细白的手指划过她的颈侧，最终停留在假喉结上，“本侯舍不得他被别人碰。”

“哦？”秋启明挑了挑眉，“朝中不少大人是同好啊，可是九殿下该知道，喜好是喜好，切不可太过张扬，否则对丰侍郎的前途可不好。”

桃花目微垂，凌翼然眉梢带笑，极轻极轻地开口道：“少侯说得对。”

“那？”秋启明示意道。

“少初，”凌翼然媚眼瞟来，“去吧。”优美的眉似有似无地轻挑，他的唇瓣溢出淡笑。

什么？感受着腰间的力道渐渐消失，云卿瞪目结舌地看着他。

就这样把她卖了？！

“记得早点儿回来。”凌翼然意有所指道，潇洒转身，带走她最后一丝希望。

坐在轿中，感受着身下的颠簸，云卿如坐针毡。

这分明是鸿门宴，听秋启明的口气，明显是已经怀疑自己的身份，可允之为何撒手不管呢？她坐立不安，敲了敲轿身，轻唤道：“阿律，阿律。”

“大人。”随轿行走的言律掀开布帘一角，低声应道。

“这是去哪儿？”这行路方向有些熟悉。

“云上阁，秋启明在云上阁包了雅室做寿，我一路上看到不少达官显贵的车驾。”

凶多吉少！云卿手脚冰凉，心头惴惴：要是在众人面前露馅，那只有拼死一搏了。

“若不是大人不懂得收敛，又岂会有今日之祸？”轿外传来低声抱怨，“殿下说了，长痛不如短痛，不如将计就计，就在今夜把所有问题解决掉！”

他说得倒是豪气万丈，哪里知道她是苦水难倾。元仲与洛大人今日值夜，自家哥哥又远在京畿大营练兵，唯一可以倚仗的某人又弃她于不顾。

要能解决当然最好，可是，她也要有那个本事啊！

她正叹着，眼角却意外瞥见一抹湖色。

咦？怎么那么像师兄？她停下脚步再去看，却已不见踪影。难道是她眼花？一定是紧张得眼花了，今日如何善了？

“怎么？这姑娘，丰侍郎还看不上？”秋启明搂着艳妓，散着衣襟，眯眼向她看来。

身侧的艳妓红唇微翘，仿若有说不尽的委屈，“大人……”

云卿狠了狠心，道：“这姑娘虽美，却不是云卿的心头好。”

“少初还真是郎心似铁啊，啧啧。这绿云可是阁里的上等姑娘，何曾被这般嫌弃？好狠的心啊。”狎妓的官员起哄道。

秋启明笑得得意，“来妓院不就是图个乐子，少初慢慢挑，云上阁佳丽众多，本少爷就不信，就没少初看得上眼的。”

也就是说今夜她不干也得干，非要弄出个所以然来。

云卿垂在案下的手紧握成拳，面上还堆着假笑，“劳少侯爷操心了。”

酒到唇边，她眨眼想到，若承认自己有龙阳癖，是否就能躲过此劫？微挑眼眸，恰遇秋启明充满算计的眸子，当下便明白，那样只会弄巧成拙罢了，还是走一步算一步吧。她郁闷地含住一口酒，任辛辣的滋味在齿间穿梭。

“大人，姑娘来了。”云卿看去，一个身材纤细的龟公就跪在身旁，侧脸被整片紫红胎记覆着，略粗的眉毛不住颤动。忽地他偏过头，露齿一笑，惊得云卿喷酒而出。

师姐？！

小鸟面无表情地看着她，抹了抹脸上的酒水和口水，眼中放出危险的光芒，“小的面容奇丑，惊到了大人，还请大人原谅。”

云卿嘴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恨不得一把抱住她，却又不得不忍住。

见自家师姐端起酒壶就要下去，云卿实在想毫无自尊地抱住她的大腿，可当看到进门的另一人时，云卿反而淡定了。

天佑她也，今夜有救了！

如梦不卑不亢地行礼，“大人。”只见她绿云高绾，斜插一支鎏金点翠步摇。姿容雅致，见者莫不倾倒。

主座上秋启明探身问道：“你叫什么？”

“小女子名唤梨雪。”

秋启明把玩着手中玉杯，目露探究，“本少爷怎么没见过你？”

她闷声不语，蹙眉含愁。

“嘿嘿。”小鸟搓着手，露出两颗黑牙，这容貌毁得还真够彻底。

她猥琐地瞟了瞟上座，谄媚道：“梨雪原为官家妇，前些日子相公死了，才被家里大娘卖到咱们云上阁的。”